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五

水戰

掩襲上

水戰

國語吳語曰越王軍于江南明日舟戰於江

晉書慕容超載記曰水戰國之所短敵之所長

又曰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朱伺能水戰曉作舟艦
乃遣作大艦署為右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

又曰何無忌傳曰盧循遣別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
重樓無忌將率衆拒之長史鄧芝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
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為譬計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
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蠱之毒邪曾成鑒宜決破南唐

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于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起無忌所乘小艦被飄于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辞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梁書曰王琳帥兵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舡者皆反燒其船琳艦潰乱兵士赴水死十二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

隋書曰楊素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洲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鎖三條橫絕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陵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

又李安傳曰伐陳之役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令陳人依險泊船以夜襲屯賊可破也

越紀書曰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

容戰士二十六人擢五十人舳艦三人操長鈞矛斧者四吏
僕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鈞矛長斧各四弩各
三十四矢三千三百甲堦整各三十二

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
不過數金一朝鬻伎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楚有
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龜
手一也

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若恃水勢臨江塞要欲令王
師終不得渡似未必也

孫子荆為石仲恭與孫皓書曰自領國家整治器械修造
舟楫簡習水戰

掩襲上

白虎通曰襲者何謂行不假塗掩人不備也人啣枚馬纏
勒晝伏夜行為襲也

左傳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又曰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龐稅馬趙氏得而獻之吏請
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鉞之戰以徒
五百人霄攻鄭師取蜺旗於子姚之幕下

又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子傷服而退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又曰秦伯使大夫杞子戍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
北門之管管鑰若潛師以來固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曰

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大壤叔秦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

不可乎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其辭不受召孟明西

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兮吾見師之

出而不見其入也晉人禦師必於殺也有二陵焉曰陵其

南陵夏候泉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在此道

殺之謂南谷中各深委曲兩山相欹故可以避風雨古道

由北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間比山高道也

以死是問余收尔骨焉秦使遂東晉原鞅曰秦遠蹇叔而

以貪勤人天奉我也秦不可失敵不可縱也敵患生遠天

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故秦則無禮何施之有吾

聞之一日縱敵數代之患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

遂命遽問姜成子墨綰經晉文未葬故襄公櫛子子遂敗

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家語曰吳晉遂遇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

戰國策曰蘇秦謂楚威王曰王與師襲秦此所謂兩虎相

據也

後漢書曰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

朱浮于筋光武使將軍鄧隆救筋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

吏奏狀帝讀擻怒謂使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北

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軍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

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又曰蘇茂周建與馬武合戰良父王霸軍中壯士路潤等

數十人斫髮清戟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后受敵驚亂走散

又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千棹上以渡河掩擊述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

又曰馬援討諸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噪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

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跣出迎攸勸公襲紹將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入把東薪照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還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

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晉等割得諸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

又曰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懈公乃密遣騎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又曰廬江太守劉勲理明城今同安郡恃兵強士勇橫于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以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

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之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娃越姬充于後庭明珠大貝被于帑藏取之可

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舉弊邑士
卒以為外援動然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
之則易攻之則難可不旬而夜盡且見疲於外而國虛於
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
于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進其在茲
乎勲不從遂大興師代上繚其廬江果為策所襲勲窮感
遂奔曹公

魏志曰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劔閣鍾會攻維
未能艾上言請從陰平江由邪徑經漢陽亭趣涪出劔閣
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
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事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
志有之曰攻其下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
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類於危殆艾以氈自裹
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
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相拒大破之斬瞻及
尚書張遵等首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面縛輿觀詣軍門
降

又曰楊阜字義山天水華人也常康以為別駕馬超率萬
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千餘人使
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
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

而未得其便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少長叙家見叙毋說前
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叙曰何乃爾阜曰守臣不能見君
亡不能死亦何而目以視息天下乎時叙毋慨然勅從阜
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叙毋罵之曰若背
父之逆子弑君之傑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
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瘡宗族昆季死者七人

吳志曰蜀將關羽遣襄芳守南郡羽領兵圍樊吳主遣將
呂蒙屯六口外倍修息厚與關羽結好羽多畜兵備南郡
恐蒙有變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
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理病為名羽聞之必徹備
徐以大軍泝江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不戰而羽易擒

耳吳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羽果稍徹備而悉衆赴
樊城蒙遂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更衣為商人以理
征棹達曙兼行過羽所置屯戍輒縛之羽遂失驚師次于
南郡龔奪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知聞城以陷而家屬無
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鬪心稍上散去羽竟為吳師所擒
荊州遂平

又曰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
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生虜禁等步騎三萬
送江陵唯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已功淺與曹公乞
討羽自効權征月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
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

晉書曰王如京兆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轉諸
派人有詔並遣還鄉如等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
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從期令發如遂潛結
無賴少年夜襲二更大破之又陷攻襄城於是流人諸郡
各率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四五萬號
大將軍如後連年種穀皆化為莠軍中大飢

又曰石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李短流擊不利郭
誦弟元復為賊所執遣元以書說短曰去東平曹疑西平
猗廬矩知牛角何不歸命以示誦曰昔王陵之母在賊
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

答

又曰張駿為涼州牧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
守張閼武興太守辛岩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來會韓璞
攻討秦州諸郡曜其將劉胤來拒屯于狄道城韓璞進渡
沃于嶺辛岩曰我控衆數萬籍互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
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逆行
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為禍更
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至
十七日軍糧竭遣辛岩督運千軍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
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不叛不為之用吾糧廩
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岩
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七而不捷當無足馬得還

宜厲尔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志於是率騎三千襲岩于沃于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

王隱晉書曰祖逖軍大飢進據大丘城樊雅遣六十餘人入逖營拔戟大呼向逖七軍入夜不知何賊多少皆欲散走逖疑非多人但摧左右拒之會督護董瞻入共討賊賊散故道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六

兵部四十七

掩襲下

晉書曰右勒僞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不疑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端馳遣白浚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軍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衆云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言上禮寧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陷幽州

又曰劉裕秉政劉毅為荊州刺史每多異同之議裕帥兵

討之遣裨將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
十里自鎮惡進路揚州劉蕃上先是毅稱病表請從弟亮
州刺史蕃為副毅謂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
步上小將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乙士猝之對舸
岸上豎六七旗每旗下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
張嚴令如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
遙前襲城御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亮州一至津戍及百姓
皆言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亮遣毅親將朱顯
之與千許騎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荅曰劉亮州
至顯之騎前問蕃在所荅云在後顯之既云去後不見蕃而
見軍人檐鼓排戰具又遙見江津船艦已悉以焚燒烟燄

天而鼓噉之聲甚盛知其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
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命閉諸
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犹未及下關因得開
大城東門入城內毅凡有八隊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
便北回擊射堂前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西擊
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南門毅金城內東從舊將士犹有
六隊千余人食時就關中晡西入退散及歸降畧尺鎮惡
入城便因風放火烧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文
并高祖手書凡三篋示毅皆燒視金城內亦不信裕自來
鎮惡至軍門人与毅東來將士或有是之凡子弟中表親
門者鎮惡命因闢且共語並知刘裕自宗人請華所一頁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一
許廳事前陣散潰毅左右狃閉東南墻拒賊軍意慮夜
暗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之殺慮南有
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城于佛寺白
縊

梁書曰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圖逆召
高梁太守馮寶亡欲往其妻沈氏止之曰刺史死故不合
召太守此詐君欲為反耳頃者京師為逼羽檄徵兵遍于
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治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必
見畝追君兵衆此意可知矣魚不可脫于水願且勿行遣
使諷之曰身疾篤謹遣妻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喜
必無防爲君取之如反掌矣寶從之于是沈氏自將千人
皆藏短兵步檐雜物倡言賒貨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
疾篤謹令妻沈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悅出
迎沈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沈氏入據其
城尽收其衆

后魏書曰晉王伏羅督高平原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
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徙大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
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
夫將軍制勝万里之計也遠間道行至大毋橋利
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兄子十寅走河曲降其一万余落
又曰六侯代人也長安盧永劉超等聚黨以叛世祖詔侯
以本宮鎮長安使侯超等聚黨以叛世祖詔侯

然以為无能為也既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
姻親超犹自驚初无降意俟其率軍下往見超况其奉
措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適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以內
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三百人趨上設備甚嚴俟遂縱酒
以及醉而返后謂將士曰超可取吾密選精兵五百人激
厉之言至懇切士卒荅曰以死存公必死二也遂偽獵詣
超与十卒約曰今会發機以當醉為限俟于是詐醉上馬
大呼手斬超將士皆應声縱擊遂平之世祖大悅徵还轉
外都大官

又曰魏使蕭宝寅伐梁堰淮水濫溢將為楊徐之患寅于
堰上流鑿新渠引注淮澤乃遣將士千余不渡淮燒其營
取破賊斬其將軍而还

又曰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範為副帥次無監宋將申纂
憑城拒守詎者僉以功具未周不冝便進範曰今輕軍遠
襲深入敵境無冝掩晋又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未速不
在功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潜威形内整戍旅
密厲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剋之白曜遂潜軍偽退示
以不攻纂果不設備于是即夜劬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剋
又曰幽州刺史刘靈助以苻帝被尔朱兆所弑遂率兵唱
义詣州豪右咸相通結靈助屯於定州安固魏遣將叱列
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感所在
響應未易可圖若方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若未还師

西入據關拒嶮以恃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熾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勦力致死与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欲出城營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奉而擒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藺精騎一千夜奔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被擒之

又曰宕昌羗獠茸作乱逐其王弥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茸將百騎走投生羗鞏王弥七定數遂復位寧以未獲獠茸密欲啗之乃揚声欲还獠茸聞之復招引叛羗依山起柵欲攻弥定寧謂將軍曰此羗人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羗之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

恐引日無成且弥定还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茸勢弱定能制之此還軍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垂成之寇更煩再奉人臣之礼知死不爲此觀諸軍不足与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將遂進軍獠茸衆亦至与戰大破之生擒獠茸并鞏廉王

后周書曰刘亮初從賀拔岳西征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及被害亮與諸將迎太祖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經秦諸州悉相與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為主以拒義師太祖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之為備亮輕二十騎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高會卒見亮衆皆駭愕莫知所為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號令賊黨

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大懼一時降附於是諸州皆歸款伏太祖置十二軍諸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與恰峯俱為騎將

又曰賀拔岳從爾朱天光討万候醜奴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農營於岐州之北百里緡州岳與天光諸軍分發掩之醜奴乃棄平亭而走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

隋書曰遂州獠反命將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棄州城走散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以官號偽班師自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聚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十人襲擊破之

又曰李徹從元帥衛王爽擊突厥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曰周齊之世有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為疑唯徹獎成其計請以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又曰李安為尚右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為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共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

備以應之賊可滅也諸將以今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加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然水戰為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之忻然以位上大將軍

又曰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充在東都乘其弊而繫之率步騎二万營于洛南李密單于偃師北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印山自統其衆遲明渡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遽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列兩軍已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又曰煬帝末年群盜起遣將張須陁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十餘万須陁繞其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若出營內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乘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秦叔寶與羅士信皆曰願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公領千兵漸伏於草旣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起升其樓投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散縱火焚其三十餘里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却遂大破之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又曰李密起兵于雍之北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密

將李勣言於密曰今人多阻飢若據得黎陽倉夫事濟矣
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五百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剋之開
倉資食一旬之間勝之二十餘萬人

唐書曰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將赴
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
事機又破賊即迴不煩轉運彼多瘡厲无宜久留大非川
嶺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
吾等輕銳倍道掩其不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
至河口遇賊擊破斬之所獲甚中收其牛羊萬餘頭

又仁貴觀初突厥頡利可汗牙於定襄時諸部離散代州
道行軍總管李靖選驍騎三千徑赴惡陽嶺出其不意擊

之突利驚走靖遂收定襄之地頡利可汗懼退寶鐵山遣
使入朝謝罪請舉國肉附又命靖往迎之頡利雖外請入
朝猶持兩端待草青馬肥將踰沙磧其年太宗遣唐儉安
修仁往頡利牙慰撫之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張公謹曰詔
使到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七萬賫二十日糧引兵自白
道擊之破虜必矣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來宜置討
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如唐儉等輩何
足可惜督軍疾進帥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
軍頡利見詔使大悅不虞官兵之卒至靖軍將逼其牙十
五里虜始寬頡利乃走靖俘斬萬餘級獲口千餘萬得可
汗歸隨義城公主殺之頡利奔吐谷渾西道行軍張寶相

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降靖始復定襄恒安故地開拓北境自陰山以北至于大漠太宗初聞突厥國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暫舉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耻其雪晉因大放天下大酺五日

又曰李愬將龍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乃以李祐師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城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而止至賊境曰張柴圍入之而盡殺其衆令軍士少息分食繕羈勒兵甲胄發刃毅弓復建旆而出

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徑險夷張柴以東帥人未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師駐馬哭曰果落祐計中矣愬不聽促進師其下昔謂其必不還然以從愬之合無敢為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泗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分五百人斷郎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北至縣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郎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持鑿坎城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發其門留析者以安之及鷄鳴雪亦止愬以衆人止元濟外宅田進誠續至乃合衆

攻其子城子城防卒及雜役尚千餘人乘城拒戰初有告元濟不信又告城陷矣元濟曰是洞曲子弟歸求寒衣耳及出廳聞號令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乃得至此遂操弓挾矢麾其左右奴僕盡乘城而自督戰愬計元濟猶望董質來攻乃訪質家安恤之使其子持書禮召質上見于言城以陷及元濟孤窘之狀又見李祐輩怒死已立音功乃慨然以單騎歸愬曰衣叩伏愬前愬揖登堦以賓禮與之食時田進誠既毀其城外門得甲仗庫易其器甲明日後薄城焚其南門百姓爭負薪蒿以委之元濟城上以清罪進誠授梯而下之愬得元濟檻送京師共申光二州城鎮兵尚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執愬不戮一人

呂氏春秋曰齊合章子將攻荆上令唐篋將拒之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冰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甚易知荆人所盛守蓋其淺者也所藺守皆其冰者也使載芻者與見章子因夜奄荆人所盛守果殺唐篋也

論語太公曰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牧野長舉脂燭推掩不備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七

兵部四十八

攻圍上

孫子曰下政攻城攻之法為不得已修櫓積輜具器械三

月而後城距圍又三月而後已脩治也櫓大盾也積輜車

城器戒者機關攻守總名蜚臨雲梯之將不勝心忿而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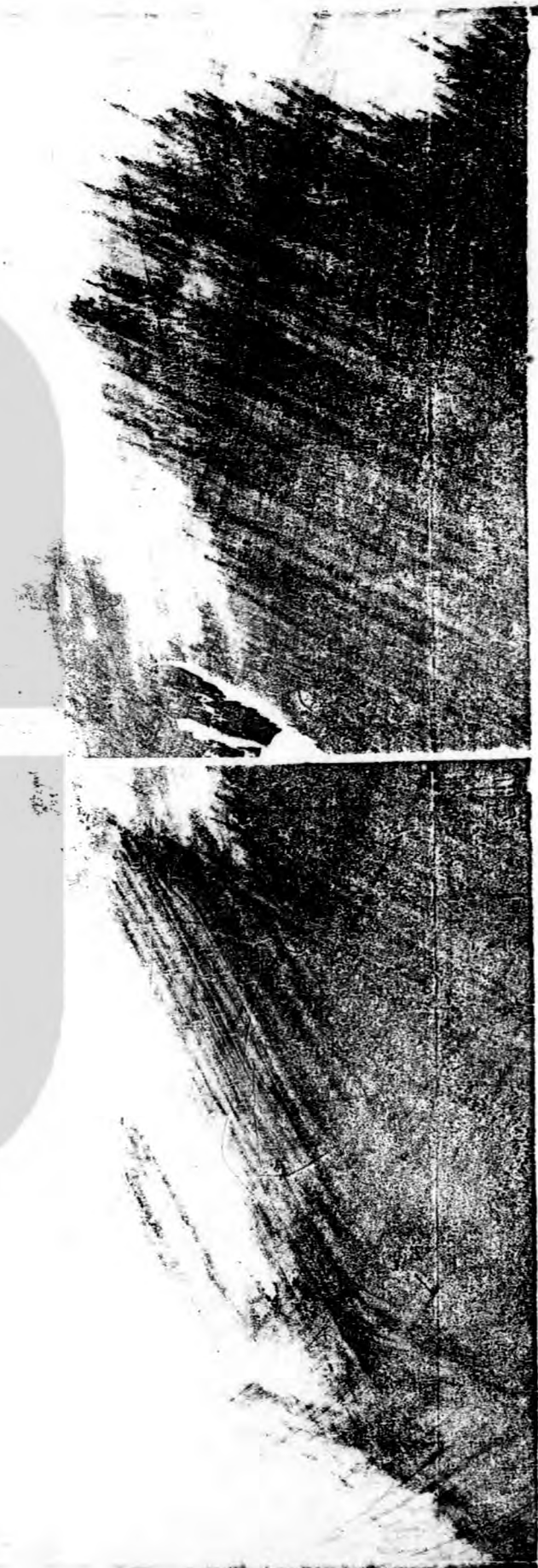
附之則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攻之災也將忿不得

卒綠城上如蟻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

非攻毀人之國而事之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鈍而利

可全此謀攻之法也不戰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

又日不可勝則守可勝則攻敵戰而必全得之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吾所守者力不足也所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烟丘林
所攻者力有餘也所以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烟於天利之變若故能自保
而全勝也

又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

攻也謂敵之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以守善守者敵不知其

所攻謂敵之微乎微乎故能隱於常形神乎神乎故能為敵

司命進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達而不可及

也卒往攻其虛也故我欲戰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攻其所必救之絕根首守歸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殫也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乖戾也我未修壘示以利害使

以形勢之長就龍加左傳曰晉荀吳帥師伐鮮于吳圍鼓鼓鹿下曲陽縣有鼓聚鼓

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惡也人以

城來吾獨何好焉使敵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

請降使其民見日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

取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

用邑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卒義不爽爽好惡不愆

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

食竭力盡而取之克鼓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又曰齊高彘帥師伐莒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以為弊

婦及老託於紀章紀章莒大夫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廬連所以

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緘

緘也及師至則投諸外城緘外城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緘

而登登城登者六十人縱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噪言共

公惧啓西門而出之月丙子齊師入紀專言怨不在大

又曰晉侯秦伯謂鄭首軍函陵秦軍汎南伏之孤言於鄭

伯曰國危矣若使烟之武鬼秦師必退伏之孤獨之武公皆鄭大夫也

從之辭曰臣之罪也下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公曰雖

然鄭亡子亦利焉計之夜縋而出見秦伯

又曰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又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宮臨

鄭大宮鄭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僻兒也皆

哭者皆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

復圍九十月故入自皇門至于遠路方九執鄭伯寅祖牽羊

以逆師餽也曰孤實不天所為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南江以實海濱

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世

盟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國君之惠也臣之願也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又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魯傾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馬

門也龍人囚之齊人曰弗殺吾與而盟弗聽殺而膊諸城

上齊侯怒親鼓士臨成三日取龍

國語曰晉獻公見翟相之氛歸寢不寐翟相國名也言有

以敵國有善祥郝叔虎朝公語之遂伐翟相叔虎乘城被

羽先登克之羽上城也

戰國策曰平原君謂馮忌曰寡人欲出兵攻燕何如對曰
不可夫以秦將伐武安君公孫起乘十勝之威與馬服子
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自以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十
萬之師救軍之弊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
攻難而守易也今非有十剋之威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
今一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秦以兵承趙之弊
此乃強吳所以亡而弱越所以霸也故臣未見燕之所政
也平原曰善

又曰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羨樂羊坐於幕下啜之盡一杯文侯曰樂羊以我故
食其子因賞其功而疑其心

又曰秦攻趙蘇子說秦王曰臣聞王之于民也多聽而時
用之是故事無敗也臣聞懷重寶者不夜行任大功者不
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
其尊世不妬其業秦乃解兵諸侯休天下安不相二十九
年

史記曰秦末沛公破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齧點切沛公引
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
不下宛匕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
軍從他道還更張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黎未也未明之貌頃已圍之事
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

必方明又言黑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

黎色亦未明也

晉守宛七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庶衆積蓄多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亡死傷者亦多引兵去宛亡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強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而無有不下者

又曰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又周本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獯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今戎翟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亡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子不忍爲

漢書李陵傳曰單于急攻陵亡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下如雨

又曰李廣利及郡國惡年少數萬人至貳師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當道小國各堅守不肯給食攻郁城殺傷甚衆引而還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關軍有敢入輒斬之貳師恐益發惡少年及邊騎六萬人伐宛亡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攻之三十餘日宛貴人相與謀遣人到貳師軍約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貳師許之取善馬中馬以三千餘匹

後漢書曰河南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

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番音波去憲百餘里諸將請
進帝不聽知校乏食當退勅各堅壁以待其弊頃之五校
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

又曰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鄧禹發奔命得數千
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

又曰龐萌董憲反與蘇茂狡音彘強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光
武時在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騎數萬晨夜
馳赴師次任城去桃城六十里且曰諸將請進賊亦挑戰
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開車駕至衆心固時
吳漢等在東都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
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等到乃率衆軍進挑城帝親自搏

戰大破之

又曰張步據齊地漢耿弇搃兵討之張步使其大將費邑
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中而
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
恐懼遂空壁亡去

又曰漢將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
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乞降司馬張超請聽之雋曰兵
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降附勸以
來耳今海內一同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
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
寇音寇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雋登山觀之顧謂張超

曰吾之兵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
得遂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
不如撤兵并兵一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意散易破之
道也既而解圍出戰舊因擊大破之忠等皆降

又曰曹公破袁尚拔鄴進圍壺關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日
不能下其將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開之所以開其生路
也今許之必死將卒自以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則士卒
傷守則曠日持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
也曹公從之遂降其城

東觀漢記曰張步都臨淄使弟玄武武將軍藍將兵守西安
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臨淄西安之間弇視西安城
小而堅蓋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
不專一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弇內欲攻之告令軍中治攻
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
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求乞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弇曰
然吾固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
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即西安孤必復亡矣所謂
一舉而兩得者也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
下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突臨淄更強勒兵
憑城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城後無轉輸旬月之闢不戰而
困諸軍不見是尔弇遂擊臨淄至日破之張藍聞臨淄破
遂棄城走弇

卷之三十一

漢表傳曰郭典字君業爲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黃巾賊張寶于下曲陽典作圍塹而卓不肯與曰受詔攻賊有死而已使諸將引兵屯東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敢出時爲之語曰郭君爲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強禦轉撲之間敵爲窮虜猗猗惠君實克疆土

英雄記曰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進軍攻鄴審配將馮禮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迴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操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决漳水灌之自五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

救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爲營操復圍之尚懼遣陰夔陳球請降不聽尚還走藍田操復進擊圍之尚將馬迎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命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吳幽州方至何憂無主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猶拒戰城陷生獲配操意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魏志曰袁紹圍太祖於官渡糧乏問計於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决机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决其機須臾可定太祖曰善乃棄兵出圍擊紹紹軍大亂河北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八

兵部四十九

攻圍下

王隱晉書曰祖約爲豫州刺史胡騎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攻賊以繩繫鐵鉤捕挽城樓樓柱拔壞又作鐵鉤擣城登梯得上所挽樓城北角行墻三十步壞約始大怖使盡洋呼孫叔敖伍子胥卿若使胡奴得城當持白酒寸脯着卿前急令轉風却賊當上肥牛中後風轉下脯賊退亦不知風偶自轉爲能感動

晉書曰趙王倫孫秀爲義師所討日感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官室誅殺不附已者或欲乘舡東走

入海計未決王與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
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于內自往攻秀秀閉中書
南門與放兵登墻燒屋秀及左右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
斬秀等以徇

又曰劉裕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鴉青等步騎十萬
屯河北有數千騎緣河隕言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
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遣軍纔
過岸即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白直逐主丁旡率七百人
及車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
車置七伏士事畢使豎一白毳魏人見數百人步牽車上
不解其意並求動宋武先命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毳旣

舉超石馳往赴之並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千人設鼓排
轅上魏人見營陣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敵上
以數少兵弱四面俱發寅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遣善
射者叢箭射之魏衆旣多弩不能至超石初行別齎大槌
并千餘人張稍乃斷稍長四尺以槌上之一稍輒洞貫三
四人魏衆不能當一時奔潰

宋書曰晉義熙五年六月僞燕主慕容超留羸老守廣固
使其廣甯王賀利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十
里有臣夢冰超告五樓急據之北至爲龍符所保五樓乃
去大軍分四千兩車爲二翼方軌徐行車張韞御史執稍
以騎爲遊軍上令嚴肅北及臨朐賊騎交至帝命兗州刺

史劉藩荊州刺史劉道隣等唱兵陣日向晨戰猶酣帝用
參軍胡藩策襲剋臨臍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復其玉璽
豹尾輦等送于都景子冠廣固大城起固其小城乃築長
圍以守之館穀於青土停江淮萬里

又曰朱循之隨右軍到彥之北自河南迴循之苗戍滑臺
被魏將安頡攻之圍糧絕將士薰鼠食之循之被圍既久
毋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毋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
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剋滑臺囚之
又曰宗越為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及越領馬軍隸
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
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楯楚或有鞭其面者欣然有使得殺
凡數千人改封始安縣

三國典畧曰侯景収其餘衆步騎八百南過小城上人登
埤詬之曰跛脚奴景怒攻城拔之殺詬者而去

又曰周王思政固守潁川高岳父圍不解陳元康言于齊
王澄曰公自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潁
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王從之於是親至
潁川益發其衆號曰決命夫更起土山王坐於堰上趙道
德言於王曰箭頭有鉄不避大王引王帶而下箭集於王
坐之所

梁書曰武帝自襄陽率兵東下至鄂州攻未拔蕭穎胄在
江陵遣衛尉席闡文勞軍因謂梁武曰今頓兵兩岸不併

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于魏與
北連和猶爲上策梁武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
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兵若進魯山必阻河路所謂搃喉
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劉元起近欲以千往定
尋陽彼若懽然悟机一酈生亦足脫拒我師固非三千能
下西陽武昌取便耳得便應鎮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
足卒無所出脫東咸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相救
若我分軍應援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旣沒
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于是去矣若郢州旣援席卷沿
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夫
舉動言靜天步况擁七州之兵以誅群豎懸河注火奚有
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
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及拔郢城向下城戍無不風靡遂剋
建業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
洛圍之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
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須強援虜腹背之患者須急
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強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
羈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
黨衆未離心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
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尅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
取耳乃築室返耕嚴固圍壘終剋廣固

又曰燕將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于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必士卒攝魂敗亡之驗也殿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表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易卒啗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千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弊此謂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

後魏書曰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被爾朱兆天光度律仲

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於鄴南韓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不滿三萬兆等及圍不合神武連擊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又曰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學博宗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命諸軍圍代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昭城與語大悅待以賓禮

北史曰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郡城東魏師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潁水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山上謂之曰吾受國任遂辱王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効死以謝朝恩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向西再拜便欲自剄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軍者

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
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足
活一城人今高襄既有此語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因共
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
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泗交流無屈撓之容文襄
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及
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遂無叛者

後周書曰武帝建德五年東伐齊六軍攻晉州城屯於汾
曲齊王憲攻洪同永安二城並拔之是夜虹見於晉城上
首向南尾入紫宮長十餘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
戰下皇寤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午齊晉州剽

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送款上一開府王軌率衆應之
未明登城鼓齊噪衆潰遂剽晉州擒其城主俘甲士八千
人送關中

隋書曰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沈光預
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行請所在賓客送至灞上
者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功立名當死
於高麗不復與諸軍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
竿長十五丈光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數人賊竟
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尚有垂線光接而復上帝望
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宝刀良馬
恆致在右親顧漸密

又曰陳稜三年拜賀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議大夫張鎮
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琉球國月餘而至琉
球人初見舩艦以為商旅往二請軍中貨易稜率衆登岸
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堯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
之稜至低沒檀洞其小主歡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
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
開霽分為五軍趨其都邑渴刺堯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
周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堯背柵而陣稜
盡銳擊之從晨至未苦聞不息渴刺堯自以兵疲引柵稜
遂填塹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堯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
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只如故

唐書曰武德初宇文化及據聊城淮安王神通進兵躡之
祕書丞徵謂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華人為其固守若至
莘即宜攻取但拔莘縣聊城益懼因而逼之易同俯拾須
以攻具自隨一足威敵二不之用不然兵至莘城見無攻
具不下如不能剋莘而遠追化及恐亦無功則化及非旬
月可獲莘人阻我糧運化及為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神
通不從軍次莘果不下而退敗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祐賊一將軍舟
師三萬頓于當塗柵斷江口傍江築城又遣陸軍二萬據
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並蓄力養銳以抗大軍諸將皆云
二軍並是強兵為不戰之計城柵既固率不可攻請直指

丹陽掩其巢穴若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公祐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柵尚不可攻公祐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帥師至丹陽留停旬日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絕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諸將水戰俱苦戰破之二軍悉潰走靖遂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祐餘衆雖多不敢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又曰高祖率衆攻屈突通於河東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餘人高祖在東原望之而不見會暴雨至鳴角止軍由是不剋或勸遂攻之高祖曰屈突通習兵而無勇若決戰非其所長嬰城難以必勝此自守虜耳不足為虞遂收軍營于河渚

又曰薛萬均圍梁師都突厥不收來援諸將見賊城險固皆有憚色萬均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此見敗亡之候平在旦夕諸君勿以為憂俄而師都見殺城降

又曰天寶末祿山反尚衡起義兵討祿山以王栖霞為牙旗將下兗鄆諸縣軍威稍振兼衙前總管復下曹州初逆將邢起然乘城號令栖霞曰彼可取也一箭殲之城中氣懾遂下

又曰馬燧自京還太原初田悅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以示誠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悅果與青

恒州通謀自將兵五萬圍邢州攻臨洛築重城內絕其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洛將張佺皆堅守不拔昭義軍數告急乃詔燧將救臨洛燧軍出崞口兵夫過險乃遣人持書喻詭且示之好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鄲悅遣使至斬之以勸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其將成鉉之悅自攻臨洛遣大將楊朝先將兵萬餘於臨洛南雙崗下東西列二柵以禦燧乃率李抱貞李晟進軍營於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悅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柵以置輜重謂將吏曰朝先守堅柵不下萬人被今悅等盡銳攻之此數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此必破臨洛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先燧率軍攻朝先出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國將兵合神策軍據雙崗禦之令曰今悅得過爾斬之遂令指火車以焚其柵自晟至暮急擊大破之拔其柵斬朝先及大將盧子昌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徑戰燧自將銳兵扼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決死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生虜餘生九百人得谷三十萬斛器甲稱是悅收兵夜走邢州

五代周史曰慕容彥超漢祖即位授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杜重威叛於鄴下以鄆州節度使高行周為行營都部署彥超為副兵至城下二陣不協杜重威之子婦即行周之息女也行周兵待重彥超舉措輕躁彥超欲速於攻

城行周以為未可彥超乃榜檣行周以愛女之故清賊而不攻行周忿之遣使謂其母曰有變以是親征及車駕至至鄴彥超數言事皆謂行周行周不勝其憾嘗一日於行宮暮次泣告於執政曰公自以彥超如於口中聲氣甚厲聞於御坐漢祖深知彥超之曲追遣丘和解行周亦召彥超於帳中責之燕令自過於行周行周稍解時彥超獨排群議累請攻城漢祖信之乃親督諸軍四面齊進損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衆議無不歸罪於彥超自是不復敢言攻城矣

說苑曰田單為齊上將興師十萬餘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連曰將軍攻翟不能下也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謂攻翟不能下也及攻翟三月不下齊之童兒謠曰大冠如箕長劍如柱頭故翟不能下累於吾兵於是田單恐駭往見仲連連曰先生何以知單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即里之時坐則織箕立則杖鍾為士卒倡曰恐宗廟亡矣故攻而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兵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富黃金橫帶馳乎淄澗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單明日結髮袒于矢石之間乃引桴而鼓之翟人下之

淮南子曰趙簡子死未葬中牟人齊中牟人自入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法鼓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

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
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上成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
降

古司馬兵法曰衆以合寡為追裊而闕寡合有交兵衆者以

也以衆擊寡逐而闕之敵若衆則受裊道而受圍以堅衆

心故能衝遂上四出以劫勝也死為敵若寡若畏則譬之聞

之敵衣少弱忠其者則聞夫

道無令為旁寇必死戰也韓子曰世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柵正者亡以逆攻

順者亡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

晉子曰善攻者料穀以攻穀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

衆攻衆上存不攻以食攻食上存不攻以備攻備上存不

列子曰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下地
者皆棄城而戰者太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九

兵部五十一

拒守上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先論之廟堂深構使其危難

練習故敵以待敵之可勝敵以此守備之固待不可勝在已

言守備之固也可勝在敵已見敵之故自脩理以候敵之虛

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可使敵必不可勝止若敵曉練

道合深為已備故曰勝可知刑成而不可為也敵有備也

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為欺不可勝

者守也彼眾我寡則自守也可勝者攻也敵以乃可勝也

我攻則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守丘陵之務固使其不知

可攻則

所故言其深密
藏於九地之下

又曰城有所不攻固而
重多

易曰利用禦寇不利為寇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風

沙衛日不能戰莫如守儉進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拆文子

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

嬰聞之曰君故無勇而又聞自弗能久矣齊師夜遁

又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後漢書曰京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

卓收之卓欲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知者不後時勇者不

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

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為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二守不足我攻有餘

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

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

非九天之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援國今

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捐之地我可不煩兵動衆而

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陳倉自冬迄春八十

餘日城墜守固竟不能援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又曰來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洛陽道病還分遣精兵

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迴中

番須迴中並武
各也番音盤武

義曰回中在今龍州道前書音徑洛陽也經立斬囂守

將金梁因其保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漢記曰上

上數破太財今得小何足以喜然上以乃悉兵數萬人

圍洛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

發屈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

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眾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

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纁千疋召使留屯

長安悉監獲諸將

又曰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尚聞宗素

多權謀乃表偏將軍禹軍到徇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徇

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

禹乃書請名于竹間署其前後乱着笥中令各探之

竹為之籟於日詔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

難就逸乎禹嘆息謂曰將軍有親若在柰何不顧宗曰愚

聞一卒畢刀百人不當萬夫致死以橫行宗令擁兵數千

此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奮為後拒諸營既引宗方勤

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

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勦力其勢不全也乃

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至宗與戰

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

又曰隗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成

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承罷屈玃請自殺以明之遂

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承罷屈玃請自殺以明之遂

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承罷屈玃請自殺以明之遂

自頸死

又曰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
合延不得進邑畝毋弟妻子爲延所獲魏觀漢記曰鄧禹
將兵擊邑昔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則
拜爲上黨太守

晉書曰陶侃使還宣李陽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
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或議或
載鉏來於召軒或親芸獲於壠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
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爲次於祖逖周
詩

又曰吳彥爲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
之請僱兵爲備皓不從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
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
之不能剋退舍禮之

梁書曰侯景反兵偏建業衆皆兗懼梁將羊侃爲守城督
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郡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路衆乃少安
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矩施鉄鏃
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四面起土山以臨
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
樓葺高十餘丈欲令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
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而賊步攻不捷
會侃病死城方陷

又曰蔡道恭爲司州刺史魏圍司州城不滿五千
人食纔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六車載土四面俱
前欲以填塹刺史蔡道恭塹內作艤艫闢艦以待之魏人
不得進又潛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屯塞之相持百餘
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
石烏漆大弓所中習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
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兩施
壯士執以刺魏軍甚憚之

陳書曰宜黃侯惠紀鎮荊州隋師濟江惠紀率將士三萬
人船艦千餘乘淞江而欲輒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
據巫峽以五條鉄鎖橫江肅竭其私才以充軍用隋將楊
素奮立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
者五千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旣而隋軍屢捷獲陳
之士三縱之肅乃遁

後周書曰李遷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召遷哲率金上
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主歸告
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
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却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
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兵助之陳人引水汎長擗龍川
寧朔堤引水灌城上兵驚擾遷哲乃告塞水又募驍勇出
擊之步有斬獲衆心謂出俄而敵人知內焚燒人家遷哲
自率騎出南門又令兵自北門出合勢首尾邀之

陳人復敗多之。水而死。元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百數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亂。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

又曰：太祖以王熊為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旣內外多虞，來往救援，乃遣熊鈇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熊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胄，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熊，湏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

又曰：王熊華州刺史，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熊，令加守備。熊語使人曰：老熊當道，卧灌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熊曰：何不早降？熊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熊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又曰：王思政守潁川，燕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躁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岳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遙見岳陣不正，乃城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

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大車晝夜攻擊之法思
政亦作火鑽好等因迅風便攻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
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兵衆彼靡其守土山人亦棄
山而走思政即命據其兩土山置折堞以助防守岳等於
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堰洧水以灌城上中水
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金更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
及其將慕容求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
中俄而大風暴起舡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舡弩
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
求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咎漏誠知殺卿無益然
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
瘞

又曰賀若敦率步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川陳將候瑱討之
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
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入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軍
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伴有
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隋即遣之瑱等聞知良以爲實乃
據守要險欲曠日老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
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填者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取趣
舡舡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舡不上後伏兵
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填軍詐稱降附填遣兵迎接
竟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之人乘

輕船載米粟乃籠鷄鴨以餉填軍敦患之乃爲土人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乃亡命奔填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押擊並不取受相持歲餘填不能制

北史曰西魏將常孝寬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峻多積戟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於城南鑿地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搆長塹截其道乃置戰士屯於塹城上外城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鞞音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作攻車車之所及莫不

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旣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炬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鉄鉤利其鋒刃火竿亦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西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放火烧之柱拆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壞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敵之竟以全

隋書曰梁士彥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進鋒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遷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惧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櫓皆盡城雉所存尋伊而已或短

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卒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徐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卒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于城東十餘里上彥見帝持帝鬢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而諫曰今齊師道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為戍守之又曰郭榮宇文護擢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合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回二城孤向勢不相救請與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孝祖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于上流縱火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

又曰劉弘字仲遠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急作亂以兵攻州弘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角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為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

又曰李景檢校代州總管上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于東城且櫻射之皆應弘而倒選壯士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一十九
擊之斬護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死聞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叅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臣推誠于此三人無所閔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

兵部五十一

拒守下

危急

拒守下

唐書曰乾符中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又曰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迴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復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二日然後歸家

又曰史思明圍光弼於太原四面重圍十日不解每日使賊於陣前嫚罵光弼並戲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木撐之賊明日還於舊處立將戲之地道透陷遂把賊脚曳入地道中光弼得而對衆戮之城中大喜思明知事不集遂退歸河北

又曰薛愿爲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以陷陳晉榮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常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龐堅同立固守城中儲蓄無數兵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盧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銳卒併攻爲木驢木鵝雲梯衝柵四面雲合鼓噪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而龐堅俱被執送于東都將支解之或說祿山曰薛愿龐堅爲義士也人各爲其主屠之不祥乃繫於洛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卑大呼以助威背血流面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爲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之後願爲鬼與賊爲厲以答國恩及城陷尹子奇見巡問之曰聞公每督戰背裂齒碎實有之否巡應之曰然子奇曰以至此日欲得殺逆賊遂至於此子奇以大刀割其口見其存者不過三數巡因大詬罵子奇責以悖逆損害平人子奇欲存之左右曰

此人必不爲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又曰史朝劉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
刺史李岑計慙昌爲之謀曰今河陽有光弼制勝且江淮
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趨可胥以食衆計援兵不二十日
當至東南敵衆以爲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之陳
逆順以告諭之賊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
軍至賊乃霄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
郎將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其羅城乃
進圍逼其中城上中守卒夜率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
分出其衆道古衆驚亂多爲虜殺

又曰王凝爲宣州黃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
凝令牙將樊儔舟師據採石以城攻之儔遣令凝即斬之以
徇命別將烏穎代儔赴援竟解荊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
城大將王涓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而來宜持重待之彼
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涓銳意請行凝即集丁壯
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涓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
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勢
不可當願自書歸款退之以覆尚書家族疑曰人皆有族
子豈獨全哲與此城同存亡也旣而賊已退去時乾符五
年也

又曰王栖曜爲宣州刺史駕時江左兵荒石內常侍馬日新

領汴滑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而劫其衆時栖霞遊弈遠郊遂為賊所脅進圍蘇州栖霞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守出攻賊衆大潰

又曰張佺建中初以澤潞節鎮臨洛田悅攻之佺度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佺知事不濟無以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任家無尺寸之物與公等為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為將士一日費衆皆大哭曰誓與將軍死戰無慮也會馬燧以大原之師至與軍衆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佺衆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

三國典畧曰周獨孤末業恐洛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猶遲迫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戰末業選壯三百人為爪牙每先鋒死戰迫不能尅

又曰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司馬門後閣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賞其戰士直閣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景又遣持長柯斧入斫門將開善寶促鑿扇為孔以槩刺倒二人斫者乃退

又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班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班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城班自臨戰陳人先聞其育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

九河傳 卷三百二十一
四
嚮孤縱鎬怪之遂退時穰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
救援班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北史曰梁將兵明徹攻圍海西齊將郢塞固守乃至削木
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暉迎勞之曰卿本文吏
遂有武畧削木箭紙皆無故事在豈
忘何以相過

墨子曰禽滑釐問曰雲梯施攻備已武力又多爭上吾
城爲之柰何墨子曰多下矢石灰以雨薪火水湯以濟之
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於井以薄甕內井中使聽
聰者伏甕聽之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
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
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
曰臣以宋必不可得公輸般天下之攻工也已爲攻宋之
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
設攻宋之械墨子乃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
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荆而存宋
矣

博物志曰虜士東里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
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賈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
也商君左之命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
闢諸侯

又曰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柰何

任彥昇奏彈景宗曰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戰窮極摧醜虜

危急

韓子曰智伯圍襄子於襄陽決水以灌之城中巢處懸釜而炊易子食折骨炊

史記曰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折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壯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

又曰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爲書繼之矢射城
晉書劉昆赴并州上表曰臣自涉州疆目覩因乏流移四散十不得存二携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損棄死亡接繼屍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菜耕牛旣冬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

晉中興書曰中宗初鎮江左假郟鑿龍驤將軍兗州刺史徐龕石勒左右交侵鑿以合荒散保固一山隨宜抗對百姓飢饉掘野鼠蟄鷲而食之

三十六國春秋曰蜀王李雄攻譙登于涪城無救援登固

守不下士卒皆燠鼠食之一無叛者

宋書曰朱修之在府滑臺乃為索虜所攻圍修之糧盡救兵不至將士燠鼠食之城陷為虜所執上嘉其節

蕭子顯齊書曰魏遣魏郡王元英圍南鄭退入斜谷天大兩軍馬冷截竹炊米於馬上持炬吹而食之

隋書曰李密聞行人關被囚於京兆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師郝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飢饉至削樹皮食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一

兵部五十二

火攻

水攻

火攻

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日火人與敵陳師敵傍近草二曰火積積其三日火輜輳重其四曰火庫使奸人入敵五曰火

墜墜墮也強弩射敵坐申中一也火墜法以鈇籠火着行火

必有因因奸人也又因烟火素具燒燒具也先發火有時

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戊箕東壁翼軫也

宿之日日宿起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蕭世誠云春丙丁夏

此自有疾風猛雨也吾勤太乙中有飛鳥十情凡火攻必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用火也

有因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軍應之於外以兵應之使
敵管內當速火發而兵靜者待而攻極其火力可從而
進以攻其外從之不可從則止則利則進不可進則止難則止
無使敵知吾為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於上風無攻於下風
不便也燒之必退而迎風數常也風止陽風也晝
攻之則必為所害者也晝風又夜風則火氣相動夜
風也卒欲從火亦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既知起
當知風之長短也凡軍必知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助勝也故以火助攻者明明也
史記曰田單齊人也燕將樂毅攻齊單保卽墨不下燕兵
圍之單乃收城中牛千餘頭晝以五采束刃於角縛蒿于
尾鑿城下數穴以燒其尾端牛尾執奔燕軍大亂所
觸皆死大克燕軍

齊城內乃以火箭射之

又曰良吏杜慧度傳曰慧度為交州刺史盧侖襲破合浦
 徑向交州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箭雉尾炬脩衆懼一時
 潰散

齊書宗室修安王子鳳傳曰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東府
 東離門衆軍圍東城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亂
 陳書曰武帝時江東梁紇王林率兵東下陳遣大將侯瑱
 等拒之瑱以林軍威方盛乃引軍入蕪湖避之是時西南
 風至急琳謂得天時將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以躡其
 後比及兵放火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
 者返燒其船琳兵潰亂投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

岸為陳軍所殺殆盡

北史曰李詢任周護上上武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
事衛王真作亂焚肅草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武帝
善之

後周書曰遣將伐高齊上將段韶與大尉蘭陵王長恭同
往打禦至西境有栢谷城者乃絕儉古城千仞諸將莫肯
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夫栢谷事同痼
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月城勢雖
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州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
之城潰護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書曰文帝時高穎獻取陳之策曰江南上蕪舍多竹茅

朴子曰友人稽居道為廣州刺史其弟應靜為太傅

從事中郎別於襄陽君道泣而應靜不泣抱矢出延射者

子路為司馬故射至
於子路使出延射

魏畧曰諸葛誕伐吳戰于東關上欲速進軍司馬王儀諫

曰吳賊必有伏宜時重不進上不聽果為吳人所覆儀曰

今日之敗誰當其咎上曰司馬欲求罪孤遂耶法儀

晉書曰石苞為景帝中護軍司馬帝嘗問苞好色薄行以

讓帝上答曰苟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畧夫廉貞之士

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立管仲之考潛而錄其臣合

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誅行而取六六之妙筭苞雖未

可以止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止

晉陽秋曰晉陵人蔡之祖脩令於坐相劉公仕官當至
州不憂云劉粗具道信八當不失邊州刺史既出私於裕
曰卿大有貴相向不取極言耳裕惡其言人畧荅曰卿狂
言驗當相司馬義旗後數年憂見裕訴曰局成不負桐葉
之信公不應忘司馬之言公亦希鎮軍府聞護軍司馬缺
願賜卒恩裕美而用之

晉中興書中宗為安東將軍鎮下邳請王導為司馬軍國
之事無不諮訪中宗遷鎮建康為司馬委以政事于時朝
野傾心號曰仲父導忠於事上達於從政以百六之弊寄
寓江左為治之本務在清靜

沈約宋書曰羊徽被遇於高祖謂諮議參軍劉祥之曰羊

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七有長十長一里七有
假士四里一連七有假五百十連一邑七有假候皆擇其
邑之賢才有禮讓習地形悉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以射法
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則五成於內則君正定於外服習已
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
於盡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懂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
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
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又曰王莽將嚴尤上言曰匈奴為害久矣周秦漢征之然
皆未有得上策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无策焉當周
宣王時狝狝於三於巡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

狄之內侵譬牧畜之...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
漢武帝選也...兵...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
報之兵連禍...二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劬而天下稱
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
袤萬里轉輸...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
稷是為无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
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能備
計其道里二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
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
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備十八斛非牛力
不能勝也牛又當齎食加二十斛重地胡沙鹵多乏水草

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
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此策由是陳人益弊
通典曰火兵以驍騎夜啣枚縛馬口人負束薪麻温懷火
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勿攻攻皆

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隱積軍
營于禍草宿莽之中因風而焚也

又曰火獸以艾温火置飄申飄開四孔繫瓢於野猪麋鹿
項下針其尾端向敵營而縱之奔入草中瓢敗火發

又曰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寶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鷄
項下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中器敗火發

又曰火盜遣人暗伏與敵人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
營焚其積聚火發必亂而出

又曰火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飄盛火符于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又曰以小飄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版木上飄敗油散因燒矢鏃內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

焚謂之火箭

又曰火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群放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

水攻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強水以爲衛水可以絕而不可以奪

水但人絕其敵道分

史記曰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封卬廣至高

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田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

合人或說龍且曰漢王遠鬪窮寇力戰其鋒不可當齊楚

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望令齊王使臣招所亡城

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亡城

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救齊不

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

與信夾濰水陣濰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

上流引軍坐度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

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

得渡即急繫殺龍且水軍遂敗走

後漢書曰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羗爲羗胡所圍糧食乏

絕進退逼急乃下所度水中偽立鄢以捕魚鄢音而潛從
鄢下過軍比賊追之天水深不得渡時衆敗退唯董卓全
師而還也

又曰曹公圍呂布左下邳引沂泗二水灌城克之

又曰光武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繆王景七代孫名元前

盧所奏溢曰繆音謬上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

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

南史曰齊高帝新踐祚恐魏致討以送劉昶爲辭以爲

衝必在壽春非垣崇祖莫可爲捍徙爲預州刺史監二州

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壽春崇祖乃于城

西北立堰壅肥水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對曰曰

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北堰放水一激急踰二峽自然沉

溺豈非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

內薄攻小城崇祖着白沙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

決小堰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

梁書曰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

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淮水爲激溝併堰鉅野

澤帝以爲然使水工陳丞伯材官將早祖暄視地刑咸謂

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陽人卒

二千戶取土以築之假康絢節督淮上諸軍事并堰作役

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

築土合脊于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台淮水漂沒復決潰

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龍能乘風雨大壞岸其性惡鉄因是引東西二治鉄器大則釜鬲小則鑊鋤數千萬沉于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幹以巨石加土其主緣淮百里内崗陵木石無巨細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繩蟲晝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左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並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有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二月魏遣將楊大眼聲决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小軍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百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三丈五尺高二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堤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孑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寒若鑿湫東注則游波竟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人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分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屯八公山南北居人散就崗壘初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刃其事旣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懼由是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倘以軍事徵絢尋除司馬領安陸太守絢還後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漲堤壞奔流於江殺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陳書曰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及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
爲柵將軍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
筏施拍于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帶來兩岸寶應數挑
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
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克定閩中

又曰歐陽紇據嶺南友遣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
柵山崖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木柵之外用過舟艦
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舟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行
水中斫竹籠筏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擒

紇

三國典畧曰東

慕容紹宗高岳等堰洧水以灌潁川

有怪獸每衝壞其堰岳等悉衆苦攻分休迭進王思政身
當矢石與士卒同其勞苦屬以大雪岳出衆多外岳等乃作
鉄籠雜獸用厭水神

後周書曰太祖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蕪督諸州兵以
授王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川以北皆爲陂
澤救兵不得至

唐書曰武德中劉黑闥據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
沿水上流淺令黑闥得及戰遽合決堰堰水至深丈餘賊徒
旣敗爭渡水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爲神黑闥與二百餘騎
奔于突厥悉虜其兵衆河山復平

又曰武德中李清陵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泛汎漲

諸將皆請停兵以示不遠請謂孝恭曰以速為神機者時不可失令若梁水漲之勢倏忽其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于荊州城下弘既敗銑衆莫不震驚靖又破其將揚君茂鄭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淮南子曰始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晉陽決水而灌之城中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力已盡糧食匱武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安無為貴智臣請式替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曰聞之唇

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上將亡矣則君為之矣矣令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籠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亦圖之二君乃與孟談謀陰與之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期夜殺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卒犯其前大敗智伯殺其身而三分其國

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曰以水佐攻者強水因地而成勢為源高干城本大於不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水可以灌安邑汾水以浸平陽先設水平測其高下可以漂城灌軍沉營殺將

又曰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一池池橫闊一寸八分長一尺深一寸二分分間如去一尺五分中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池各鑿浮木水關狹微小施池匡厚二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轉開脚高下與版等以水注之三也浮木齊起眇目視之齒齊平則為天下准式十步一里乃至數十里日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上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

又曰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板又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迤而往尺寸相承則山崗溝澗水源高下深淺可以分寸為度

大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二

兵部五十三

勝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勢見也語以此道觀之是兵無而成勢無常形臨時變不可預傳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

又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

已守備可勝在敵自循理以備故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

使敵必可勝也

又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

軍善非善之善也於白刃之中非良將也故奉秋毫不為

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震不為聽耳覩也古人所謂善戰者勝也易勝者也原微易勝攻不可勝其可勝也故善戰者之所勝也無勇攻無敵兵形未成服之

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敢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盛者也故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上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

而保法故能為勝攻之政善勝兵者先自脩理不可勝之

又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聞故策之而知

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

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角量也故兵形之極至于無形則深淵

不能窺也而智者不能謀也因形而作勝于衆上不能知

也因地形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

之形也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故兵戰勝不復不量而應

形無窮應也

又曰知勝有五知可戰與不可知以戰者勝能料知敵情

勝知衆寡之用者勝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

師一弱制下上下同者勝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也

在和不在衆上下同者勝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以虞待不虞者勝虞度也以我有去度之師繫彼

不可出師也將能而軍不御者勝可馬法曰進退唯時無日

專任事不此五者知勝之道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不殆從中御也

被強弱之勢雖不知彼知己一勝一負雖不知敵之形

者至百戰實危無殆不知彼知己一勝一負勢恃不知敵之形

各半也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外不料敵內不知地

知天勝乃可全向背悔甚風雲之譎詭也

左傳曰楚屈瑕將開二軌二軌二軌也鄖人軍于蒲騷楚莫敖

曰莫敖盍請濟師不請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也商

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武有亂臣人莫敖曰卜之對

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收鄖師于蒲騷

又曰秦伯以璧祈戰河勝也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勝曰以理為勝口不

在衆乎起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止聞金不進雖

有百万之師何益于用所謂理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

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如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敗成

行投之無所往天下莫敢當

又曰掃魏之君不朝于齊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

伐魏三戰三勝

又曰或說齊閔王曰臣之所聞戰攻之道于師者雖有百

万之軍比之堂上雖孫吳之將擒之戶內千丈之城板之

鐔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

史記曰張儀東說齊閔王曰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

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之名而有危之實是何也齊

大魯小也

又曰魏以太子申為上將軍伐齊過外黃徐子謂太子曰

自將攻齊太子曰勝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

勝齊則万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也

漢書曰廣武君謂韓信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失

計則萬世無韓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也

之而軍敗鄙下身死泚水上

又曰高祖置酒雒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則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二未知其二夫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後漢書曰河南尹朱雋為董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

百勝決于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刀雋曰昔武王之明猶欲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雋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謝雋

又曰吳漢與公孫術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其郭中

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

魏志曰鍾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強敵緘制衆城網羅遊逸蜀之豪師面縛歸命謀無遺策卒無廢攻兀所降誅動以万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以會為司徒會喜之

又曰魏國初建荀攸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

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吳志曰魏使司馬曹仁將步騎數万向濡須偽欲東攻羨
溪朱桓赴羨溪仁進軍拒濡須桓聞追羨兵未到而仁兵
奄至諸將各懼桓喻之曰凡兩軍相對勝負在將不在衆
寡因與諸軍共據高城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
客此百戰百勝之勢桓因偃旗設外示虛弱以誘仁仁果
分遣將軍王雙等乘油船襲中州桓身自距軍生獲雙等
送武昌

晉書曰王濬為平東將軍假節督梁益諸軍事率兵伐吳
濬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用支抗

後漢書曰將軍亮以石勒新死欲移以鎮石城為滅賊之
漸事下公卿蔡謨曰自石勒初起則季龍爪牙百戰百
勝遂定中國

又曰嵇紹字延祖初為侍中從駕至湯陰紹之行也侍中
秦准謁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不嵇正容曰大駕親以正
伐邪理必有征無戰若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問
者莫不歎息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胡漢
所服募主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
曰不知虛實故敗知定易勝耳亮縱使更戰七縱七擒
傳選別傳曰衛臻領卒傳選為驥州刺史文帝曰異吾腹
心臣也不妨與其籌筭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不可授

以遠任

蕭方等三十六國春秋曰西京從軍中郎將張顛言于京
王曰太祖以天挺神姿應桓文之運流漂万里為西夏所
推平索嗣兵不血刃取酒泉有易俯實為殿下開創崇規
貽厥孫謀者也

又曰秦王陛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率犬羊
屢窺上境朕將巡狩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
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一體

又曰夏王勃自號直興元年夏刻石都南頌其功曰我皇
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德仰協時來俯從民望屬茲豪鼎
時之際郡凶岳立之秋故運籌將奉無遺策親御六戎即
有征無戰五稔之間而治風弘闡矣

春秋齊後語曰鄒忌與田忌不相善公孫閱謂鄒忌曰何
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三戰三勝聲威
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之驗其辭於王
之所驕忌從之田忌懼無以自白遂以其徒襲攻臨淄欲
殺鄒忌不勝而奔

梁後畧曰君子普通之末邊疆告驚寇虜烽燧繫析相聞
上皇乃運籌帷中邁曹王之遠略決勝千里超光武之懸
謀故能師不疲勞敵捷相係

老子曰善勝敵者不爭

又曰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內而出兵是則戰之自毀也故不明敵人之攻不能加也加兵可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約不能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係寡以理係亂以富係貧以能係不能以教卒練士係歐衆曰徒故百戰百勝也

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萬慕義兵不血刃

墨子曰墨子為守使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而不肯以知兵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

鄧析子曰百戰百勝黃帝之師也

韓詩外傳曰孔英平仲云身不出罇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罇云衡也俎也謂敵人也設此以

古司馬兵法曰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捷勝也一軍皆下捷勝也一軍皆下

也一軍皆下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則不差矣上下不伐善此讓之至也大敗不殊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也敗者

皆一軍皆下有罪利俱過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上過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又曰凡戰以力久以氣勝有方者任重則可以固又以危營壘次舍器械其備行陣堅守可以固又以危營壘次舍器械其備行陣堅守可以固又

心本固能制勝以甲固兵以勝甲以衛刀矢兵以甲固能制勝

也凡車以密固徒坐勝車卒衆則密陣兼以重固以輕勝
陣步無以重卒也以重
陣持以輕攻取以勝也

呂氏春秋曰凡兵也者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為
已固因敵之謀以為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
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而不可勝矣夫兵不貴勝而貴不
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已者不在彼故執
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可勝之敵若此者則兵無失矣

又曰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使者使謁之左人中人

山中有襄子方食博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下兩城此

城也太之所喜今君有憂何也襄子曰河之大也太長不過三

日焱風暴而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所積又一朝而

二城下亡其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

昌也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昔賢王以

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豈冒勝矣而卒取亡不

達乎持勝也惟有道之主能持勝

淮南子曰文王知而好問故勝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
衆人之智則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三輔故氏云婁敬為隴西太守過洛陽見劉曄曰臣之策

能不血刃坐羈匈奴頭着陛下前

衛公兵法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才能審敵之強

弱料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先勝而後戰守地不失是謂

必勝之道也若上驕怨可離而謂昔之疲可掩而襲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一十一
昧去迷就士衆猜嫌可激而走重進輕退遇逢險阻可邀
而取若敵人旌旗屢動士馬數驚且卒或縱或橫其吏或
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獲涉長途而未息入險地
而不疑勁風劇寒剖氷濟水烈景炎熱倍道兼行陣而未
定舍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係之此所謂天贊我也豈有
不勝乎

奇兵
張協詩曰疇昔懷微志惟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

陸士衡辯正論口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

又曰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斲財匱而具宛然坐乘
其弊
太平御覽卷終

